

魏

書

17

18

19

列傳第十三

魏書二十五

書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渥

回其牛首高僊俛從之見太祖于三漢亭太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

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荅之又
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
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
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
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
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太宗寢疾問
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
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

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爲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
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
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
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
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
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
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
虐人神所弃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

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
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勞
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
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
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
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
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
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高祖追錄先朝
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高祖時自頌先世勲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愼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慎重

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太宗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
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世祖即位
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
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世祖征赫連昌道
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青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
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
以禦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

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
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
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
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
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爲今彊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
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慎如此世祖世所
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
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

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諡

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翼歸六歲襲爵降爲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
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
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
世宗時侯剛子淵稚之女壻剛爲元義所厚故
稚驟得轉進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
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裴邃虞
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号曰鐵小
兒詔河間王琛搃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雨久

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稚後殿初稚
旣揔彊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
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
聲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稚
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
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
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
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筭所長書
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不從

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搃至遂大
敗稚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
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
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
州反復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
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
何稚荅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
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位
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

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實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

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
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只命濟贍理絕天助
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
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
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戶祿租徵六年之
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
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
依常收稅更聽後勅稚克寶寅將侯終德寶寅
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

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
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錄
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介
朱使稚入洛啓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
太傅錄尚書事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
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稚生而
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
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妻張氏生三子
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